

第二冊

言文
對照
古文評註
全集

世界書局印行

莊子

莊子字子休著南華經其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蓋謂人之所見者小故有世俗紛紛之爭若知天地外有知許世界自視其身雖太倉一粒不足喻也何容勝其於其間哉

逍遙遊

莊周

起句有
漸蓋乾
坤之勢

以上以
鯢鰈寓
言甚大
引齊語
以證之
三千九
萬任意
撰出不
必認真

北溟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北溟北海也逍遙遊者鳶飛魚躍無大小皆然則無大小皆可信也今既極其至大者言之則莫大於北溟之魚矣斯魚何名其名爲鯢鯢之

大若可以丈尺計猶未大也乃不以丈尺計而以里計即以里計亦不知其幾千里則其大爲何如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大則大矣然在天地化育中不過一物耳

安能逃陰陽之鼓鑄一朝化而爲鳥鳥又何名其名爲鵬鵬從鯢化大愈可知如無鵬鵬之全體即一鵬背亦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如此其大使棲息焉已覺其大兄有時而怒飛則無論其背即其翼已有若垂天之

雲布於四陸其大又何如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

海運者海氣動也背既大翼又大則疑其轉動維艱何逍遙之可言不知鵬鵬大推其種類不過是鳥也乃是鳥也若不自知

其大者當其海氣動風作則將乘此風力由北溟以徙于南溟乃南溟者天之池也遊于天池其逍遙可勝言哉

齊諧者志怪者也

齊諧古書名多記怪異之事言自地而徙于天則渺茫而近于怪然而非怪也不有齊諧之可徵乎齊諧者志怪之書也

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擊鵬翼所擊也

搏音譚飛翔也扶搖風名暴風從上而下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溟也雖凌空直上然初離北海奮翼而起冲擊波浪直至三千

里既而行空又見其搏扶搖而直上者至于九萬里其高遠爲何如惟其高遠非朝發而能夕至直以六月之久而始息者也

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野馬田間遊氣也埃音哀塵之細者塵埃日光中遊塵也鵬之徙天也其高遠至此其久至此宜其困苦于天地而未能逍遙也孰知其不然鵬雖大三千九萬雖高遠六月雖久皆就人言物也若自天地觀之則斯鵬之南徙

何異遊氣中之野馬也何異日光中之塵埃也即一怒飛九萬亦只知造物之以氣息相吹而遊行不絕也有何困苦而不逍遙也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

也亦若是則已矣

謂因鵬之逍遙而測之天然天空虛浩渺無可測也徒見蒼蒼之色其果天之正色耶抑或遠而無所至極故蒼蒼耶此自下視上則然不知上之視下又何如境同理同想上之視下者若無所至極亦若是則已矣上下空虛若此因知天之

忽然以水喻風

積者厚也。鵬之翼所以逍遙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

以鵬之大等于造物之以息相吹，蓋見天之積厚也。吾欲言人之積厚而天大難言，且謂言水明于水，自明于天，水能負舟也。以水之積

妙在無端游戲

厚力能勝舟也。若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矣。

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覆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坳音腰，坳堂堂之凹處也。覆音

此段言小鳥之逍遙以喻淺見

福壽之坳堂之上，覆以一杯之水，若以芥子爲舟，則猶之江河也。

設置杯其中，則膠著于地，而不能行矣。何也？水淺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之入不知世界之大篇

乃知風之厚也。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闕音過，天闕不通也。如此厚風方能負載鵬翼，故鵬直翼然于培風之上。其背若負青天而莫之障礙者，然後願得逍遙自在。自北溟而

之入不知世界之大篇

謀南徙也。自起至此爲一段言大鵬之逍遙也。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中三笑字雖不

蜩音條，蟬也。鸞音學，鸞鳩學飛之小鳩。決奮翼貌。搶音絳，突也。榆枋二木名，控地投地也。言我奮起而飛，欲

同並極傲倪世

者三。飡而返，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物之惡亦遠應

適往也。莽音近郊。三殄，少飯也。果然，飽貌。說春，隔宿糴米也。二蟲，蜩與鸞也。言蜩鳩之見若此，亦未思積厚之說也。且無論飛之積厚，即人之行路，則固有積有不積焉。爲適莽者，至近之地，朝往夕返，腹猶果然，未餒不必然也。至于適百里，則須隔宿春糧。適千里，則須三月聚糧。行愈遠，則所積愈厚。彼蜩鳩二蟲，亦止自適其性耳。又何知鵬之所積厚而所至遠哉？然則大小雖殊，逍遙則一也。此總言所行有遠近，則所食有多少。如見識有大小，則志趣亦有遠近。故又爲鵬與蜩鳩之喻也。

成文

爲然也。概而論之，大都小知不及大知，由小知大知而進，推則小年不及大年。解見下文。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忽又補入小年

朝菌，小蟲也。晦朔，月之晦明也。蟪蛄，寒蟬也。生於夏生而秋死，不知一歲中之春秋。此小年也。雖年小而知亦小也。

大半其來若無

也。生於蟄土，朝生暮落，故但知朝暮，不知一月中之晦明。蟪蛄寒蟬也。生於夏生而秋死，不知一歲中之春秋。此小年也。雖年小而知亦小也。

端跟定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

覺鳩來路也

冥靈，木名也。若夫大年，楚之南有所謂冥靈者，雖亦以春秋紀年，然不以一年之春秋爲春秋，而以五百歲爲春秋。其年之大爲何如？

路也

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人聖人
乃真所
謂大也
無已無
功無名
正是大
處

此處言
無所得
之道遠
此數語
嘯有大
者當前
則小者
自當退
後
喻言作
結絕不
說破

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列子鄭人名譽冠洽然輕妙之貌言列子乘風而行虛空之中半月而後反何等飄然其視世之修身求福汲汲然惟恐不及者不足言矣未數數者言不肯似他如此汲汲也此

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列子御風雖免乎行而非風則不得行斯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

者。彼且惡乎待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若有人焉不必御風乘陰陽二氣之正御六時息之變神乎裕乎逍遙而遊于無極者彼將何所待哉無所待則渾然無迹矣故曰至人無己。謂不私己也神

人無功。物生于自然神人止順而不助與至理爲一故曰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此則乘天地何已也御六氣何功也遊無窮何名也逍遙如斯殆至人也神人也聖人也堯讓天下於

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

勞乎。燭音爵燭火炬燈也許由字仲穎州人謂功與名之大者莫過于有天下使其有見于己焉則復歸之哉考之于古堯聞許由賢欲以天下讓之曰吾之治天下也慮天下暗而燭火照之憂天下旱而浸灌潤之故光澤被乎天下今見夫子是日月出矣日月之光大燭火

之光小而然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難乎。今見夫子是時雨降矣。時雨之澤大浸灌之澤小而猶然浸灌其于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

下。尸主也謂背我之不讓者以夫子未立耳今夫子已立天下自治而我猶主之是我無己而有口也無功而有功也無名而有名也自視不缺然乎故請致天下于夫子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

吾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堯致天下許由不受因辭之曰天下子之天下也治天下而意欲何爲吾將爲名乎而名不可虛襲何也實爲主而名爲賓也將舍其主而爲賓乎是以外物自喪其身也鷦鷯藏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

君予無所用天下爲。鷦鷯小鳥無風潛伏之風鷦鷯之巢雖在于深林而身之所棲不過一枝而足再譬之偃鼠雖飲于河然飲之不過滿腹而止天下亦猶是也子今日歸去休仍前爲君若曰許天下予所棲所飲有限無所用此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庖與尸祝其業不同各有司也今我不能舍所樂以代汝亦猶庖人雖不治庖而尸祝者斷不肯爲越職司之樽俎而代庖人烹飪也此以見堯由雖異其于逍遙一

過商侯曰。莊子放達不羈。遊行自在。逍遙一篇。特自狀其無往不適之意。故看得茫茫宇宙。物我

此爲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齊觀大者小者。勢雖不等。其于逍遙一也。何也。各適其適也。治世出世。用各不同。其于逍遙一也。何也。亦各適其適也。無往不適。即無往不逍遙。此逍遙遊之所以作。而南華經之所以首篇也歟。

逍遙遊

北海有一條魚，叫做鯢，他的身子很大，約莫有幾千里，算是最大的魚了。這條魚忽然變了一隻鳥，叫做鵬，他的背很大，約莫有幾千里，那全體的大自不必說了。等到他飛的時候，怒振兩翼，他的翼很大，好像垂天的雲，把個天都遮滿了。海氣動了，颶風起了，這隻鳥由北海飛到南海，南海是什麼地方，就是天池呢。從前有本齊諧的書，多記怪異的事，他書裏說：鵬是最大的鳥，飛到南海的時候，奮翼而起，沖擊波浪，簡直有三千里遠呢。飛翔天空，扶搖直上，簡直有九萬里高呢。既有這樣高，又有這樣遠，難道能夠朝發夕至麼？一定要飛到六個月的工夫，才得休息呢。野馬呀，塵埃呀，造物的氣息相吹，所以遊行不絕呢。最高的是天，最遠的是天，空虛浩渺，不可推測，蒼蒼的色，果是天的正色麼？還是遠的緣故呢？沒有所至極，所以蒼蒼的麼？照這樣看來，下視上有蒼蒼的色，那上視下也是這樣呢。水能負舟的，如果水的積不厚，那裏能負大舟呢。譬如坳堂的上頭，覆以一杯的水，用芥菜的子，做一隻舟，自能行動，如果覆以一隻杯，只怕膠著在地，不能夠行動呢。這是什麼緣故？因為水淺舟大，所以不能行動呢。風能負翼的，如果風的積不厚，那裏能負大翼呢。所以鵬飛天上，去地九萬里，風從豁谷而起，是風在鵬的下面，一飛九萬里，這不是風的厚力麼？有這樣厚風，纔能夠負載鵬翼，所以鵬

在培風的上面，背負青天，沒有障礙的地方，因此得以逍遙自在，從北海飛到南海了。那樹上的蜩和學飛的小鳩，對著鵬說：我們奮起而飛，要想到榆枋的上面，還要墜落在地，爲什麼要仗九萬里的風，飛到南海呢？到近郊林木的地方，三餐而返，那腹還不飢呢。到百里的地方，要隔宿的糧呢。到千里的地方，要三月的糧呢。他們蜩鳩兩物，也不過自適其性便了，那裏曉得鵬的逍遙呢。總之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怎麼曉得是這樣呢？你不見朝菌麼？朝生暮落，那裏曉得一月的晦朔呢？你不見蟪蛄麼？春生夏死，那裏曉得一歲的春秋呢？這不是小年的這句話麼？楚南有大木，叫做冥靈的，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木，叫做大椿的，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這不是大年的這句話麼？做人的也有大年小年的區別，相傳彭祖有八百歲，他的高壽，那能夠及他麼？如果和小年的比較起來，豈不悲苦麼？從前商湯的時候，有一個人，叫做棘的，湯問他鯀鵬的這件事，他說窮髮的北有溟海。叫做天池，海裏有極大的魚，他的身子很大，約莫數千里，沒有人曉得他有多少長的，就叫做鯀呢？海裏又有一隻鳥，叫做鵬，他的背好像東嶽的泰山，他的翼好像垂天的黑雲，飛翔空中，扶搖直上，跟著羊角風而去，去地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從北海飛到南海。這幾句話和齊諧裏載的差不多呢？小澤裏的小鳥，見了他笑道：這樣大的鵬鳥，他果往什麼地方呢？我雖是隻小鳥，騰躍而上，高不過數仞，翱翔蓬蒿的中間，也能自適其性，爲什麼往他處呢？這就是小知大知的這句話呢。所以智可以效一官的職，行可以和一鄉的人，德可以合一國的君，又可以治一國的民，他的自視，和斥鷃差不多呢？宋榮子所以笑他的。人所譽的不加勸；人所非的不加阻；定內外的分；辨榮辱的境；照這樣就罷了，他實不以世俗爲事。

呢。雖然，他還沒有樹立的處，如果能够樹立，那就無所不可了。從前有個列子，他會御風而行，忽有一種飄忽的形狀，遊行了半個月，才得回來，他實不以修身求福爲事呢？他雖能御風而行，但沒有風就不能行了。倘若有一個人，能够乘陰陽二氣的正，御六時消息的變，逍遙自在，簡直能遊於無窮了，他果沒有待了，沒有待，那就沒有形跡了。所以我說，至人沒有己：神人沒有功；聖人沒有名：從前唐堯做天子的時候，把個天下讓給許由，說道：我見了夫子，好像日月出了，我的燭火不息，那光自不能普照了。我見了夫子，好像時雨降了，我的浸灌有限，那澤自不能普及了。現在夫子已立，天下自治，我如果不把天下讓給夫子，我的自視，簡直有點欠缺了，所以要把天下讓給夫子的。許由說：你治天下，那天下已治了，你把天下讓我，我果答應了，我是爲名了。你不曉得名不可虛襲麼？況且實是主，名是賓，那裏可以舍主而爲賓呢。譬如些小的鷦鷯，他藏在深林，所棲的不過一枝：譬如潛伏的偃鼠，他伏在穴中，所飲的不過滿腹。你且歸去，仍舊做唐朝的天子，我不願有這天下，還不如逍遙自在的好呢？譬如庖人不能治庖，那做尸祝的，難道可以拋棄自己的職務，代庖人烹割麼？

養生主

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生者即道家所謂丹基也。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身非養生之主也。

莊周

我生也有涯。

涯盡也。謂人生之年壽各有窮盡之時。

而知也無涯。

所思慮之事則無底止之日。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殆危也。以有盡之身尋無極之知相逐于是非利害之場紛紛。

擾攘安得不困。

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既自以爲知而不知止又盡心力以求其知則此有涯者終迷不悟矣。以此養生縱壽百歲止謂養形究與所生之主何與耶。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

越一段
先言生
之有盡
以見當

養之適

刑緣督以爲經。

緣因也督中也經常也謂人性之生惟有善惡兩等但人之爲善多有出于好名者無或爲善而近名人之爲惡未有不入于刑戮者無或爲惡而近刑亦惟因任自然以爲處身處世之常便是養生之道無者言不可著意也

可以。

保身。

雖緣督以爲經則身體髮膚可以無受傷之患

可以全生。

知覺運動可無敗賊之虞

可以養親。

身爲親之所自出既得保而全之矣而親可以養

可以盡年。

壽夭得順受其正此四句養養生主之效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

中音。

倚倚著也踏音歇風也音音畫皮骨相擊聲音參破聲也言養生貴自然不必于養生求之也即觀庖丁可以喻矣如庖丁爲文惠公解牛也周身畢用觀其手之所觸尚有微斜者則肩倚之再觀足之所履尚有微曲者則膝屈之其肢分節解響聲砉然而皮與骨相離矣間有奏刀者

會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桑林商之舞樂名經首成池樂章名會音之會也此形其音聲之妙若言商樂之舞而聽成池之奏也猶言其手足肩膝之容會言其肅然響然然

其聲又復騞然莫不中律呂之音節之音總以解牛之善喻應物之善變

文惠君曰。請善哉。技蓋至此乎。

讓音希嘆聲謂庖丁之技何美至此乎此引庖丁解牛以見任自然之意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

事之自然而不見處事之難

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謂直寄道于技耳所好者非技也好去聲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言其初解之時未能見其理解專心致志所見無非牛也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及至三年之久但見其理解而不見全牛矣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遇。

至于今吾之神暗與理會併無所用其目矣

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

却問也窾音空也背者骨肉也緊音啓筋肉盤結處軋音孤大骨也言我所以神遇則耳目之官俱無所用而神自流行但依其天然膜理于骨肉之交際處則批而擊之于骨而大空缺處則順而解之皆因其固然而已其用刀之技且未嘗經涉其肯綮之間况骨之大者乎

良庖歲

更刀。割也。

謂庖雖良因不中其理或割其骨刀亦易損故一歲必更換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

折音舌斷也族庖衆人之爲庖者劣者也因斫大骨而刀折故一月必更換也

今臣之刀十九

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

刃刀鋒也硎音利磨刀石言時日雖久而刀刃若新磨者然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

恢寬大也彼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而吾之刀刃又不厚又無厚之刃其間縫處可以游刃其間無所滯礙而有餘地矣

是以

養其無事之天

雖然一轉大有意味。豈得皆順亦有逆境。但當順以應之。便是養生之法。此段見有難解者。究亦易解。

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其筋骨盤錯爲族每當此處亦稍覺其難于批導以喻事之難處者怵然爲戒。

視爲止行爲遲。于是怵然戒謹向之官知止者略加諦視向之神欲行者略爲遲迴也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謦音書謦然忽然也謂不甚着力而骨肉忽已解散如土委地

然言其易也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躊躇從容暇豫也滿志自得之意善刀而藏好好收拾其刀也文惠君曰。善哉。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

過商侯曰。歐陽子萬事勞其形。百憂感其心。二語便是以有涯隨無涯註脚。則此生安得養而養生安得有主。莊子只是一味逍遙快活。其于天下皆行所無事。庖丁之說。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于硎。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故曰得養生焉。

養生主

人生的年壽，自有窮盡的時候；人生的思慮，沒有窮盡的時候；如果把有盡的年壽，尋無窮的思慮，紛紛擾擾，那就要危殆了。如果自以爲知而不知止，又盡心力以求其知，那就要到危殆的地步了。做人的總不出善惡兩途，做善的人，沒有不好名的。能够不近名，那就是爲善了。做惡的人，沒有不犯刑的，能够不近刑，那就是爲惡了。要必任其自然，便是養生的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這就是養生主的效驗呢。從前有一個庖丁，他給文惠君解牛，手所觸的，肩所倚的，足所履的，膝所踣的，肢分節解，砉然一聲，那皮和骨統統脫離了。他奏刀的聲音，沒有不中音節的，好像看桑林的

舞，和聽咸池的奏呢。文惠君說：嘻！好極了！你有這樣絕技，沒有能及你了。庖丁釋刀對文惠君說：臣所好的是道，並不是技呢，當臣初學解牛的時候，所見的統統是牛；到了三年以後，只曉得理解，就不見全牛了。現在的時候，我的神智和理會，那目自不必用了。所以耳目的官，都沒有用處，只曉得依著天然腠理，批卻導竅，順他的自然，那骨肉混雜的地方，和筋肉盤結的地方，統統能够理解，還愁什麼大骨呢。良庖的刀，為什麼一歲一換，因為不善割剝，那刀自要損壞呢。族庖的刀，為什麼一月一換，因為誤斫大骨，那刀所以屈折的。臣的刀，用了十九年，解的牛也數千隻了，鋒刃銳利，和新磨的一樣，因為牛的骨節，原有間縫，我的刀又極薄，如果用薄的刀，解牛的骨節間縫，所以容易理解，自然游刃有餘了。這柄刀用了十九年，鋒刃銳利，和新磨的一樣。雖然，用刀在筋骨盤錯的地方，那批導也狠不容易呢。所以要恍然戒謹，徐徐諦視，緩緩奏技，動刀也不用什麼氣力，忽然把骨分開，好像如土委地，也覺得狠容易呢。於是提刀而立，瞪目四顧，露出一種從容暇豫的形狀，就把這柄刀好好的收藏起來。文惠君說：好極了，我聽得庖丁的說話，曉得養生的道理了。

檀弓

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

檀弓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

免音問以白布爲小梁冠加于髮。譬之上無服而往用者之禮也。

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

公儀姓字仲子魯之同姓也凡嫡子立嫡孫後禮也檀弓乃魯

周文王微子以爲舍孫

之知禮者見仲子舍其孫而

立支子故以爲非禮而讓之

檀弓曰何居。

猶言何故

我未之前聞也。

舍孫立子之禮前此我未之聞

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

服子

立子者
作證見
得之前
聞者
起句先
立一篇
之案裡
弓每用
此法

氏字伯子仲子兄也時未小敘主人未忍在主人位猶在西階下受弔故弓弔畢就子服伯子于門右而問之也。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又聞其所以伯子曰仲子亦

猶行古之道也。行古之道不止一端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伯邑考文王長子伯邑考死微子舍其

孫腓而立衍也。腓音通衍微子庶弟即微仲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服伯子以爲仲子立庶乃是行文王微子之道也重言之以見古禮應如此子游問諸孔

子。舉伯子之語爲問孔子曰否立孫。是時微子默而不言子游聞之猶疑而未決因折衷于夫子夫子明斷其舍孫立子之非

過商侯曰。兩說行古之道。分明是強爲之解。檀弓既號知禮。何默無一言。使非折衷夫子。則舍孫舍子之義。終不明白。

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

公儀仲子的喪，檀弓往弔。那仲子因爲嫡子已死，舍了他的嫡孫，把個支子立了。檀弓說：這是什麼緣故？我倒沒有聽見過呢。連忙走到子服伯子面前，說道：仲子不立嫡孫，反立他的支子，這是什麼緣故？伯子答道：舍孫立子，也不過行古人的道呢？從前文王不立嫡孫，把個武王立了。微子不立嫡孫，把個微仲立了。那仲子舍孫立子，也不過是行古人的道呢？子游聽了這句話，就去問孔子，孔子說：這件事是錯的，應該要立孫的。

子上之母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子上之母子思所出妻也母被出而已爲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故死而不喪喪乎聲下同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

檀弓

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

先君子指伯魚也。子上名白。謂以前孔子出妻伯魚爲父後禮當不服者。而伯魚子及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甚而後除之。門人以此爲問。欲以禮子上不喪之故耳。

思曰：昔者我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

伋子思名也。汚猶殺也。伯魚及期而哭。此賢者過之。

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但因門人之問。又難言伯魚之過。禮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爲辭。謂吾先君子喪出母者。以道廢禮而爲之。隆殺也。惟聖人能于道之所當加隆者。則從而隆之。子道之所當殺者。則從而殺之。是于先王之禮有所斟酌。而能隨時隆殺。以從于中道也。我則安能如是。

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

若未出之先而死。則自當爲母。服今已出之後而死。則自爲父後而不當服矣。子思是欲守常禮而

不欲使如伯魚之加隆也。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永著爲傳家之法。

過商侯曰：不喪出母。理固應爾。情實難堪。但子思是秉禮之人。寧略情而論理耳。

子上之母

子上的母，就是子思的妻，因爲已經出了，所以他死了，子上不去服喪。子思的門人問道：從前夫子的先君子喪出母，在禮上應該不服的，怎樣先君子仍舊爲他服喪，這事有麼？子思說：有的。門人說：現在夫子不許子上服出母的喪，這是什麼緣故？子思說：從前我先君子沒有失道的，道應該隆的：那不妨從而隆的：道應該殺的：那不妨從而殺的：我不是聖人，那裏能夠這樣呢？我只可守常禮罷。他是伋的妻，就是白的母。他不是伋的妻，就不是白的母。所以孔氏的不喪出母，都說自子思始的。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檀弓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

申生已立爲太子。驪姬欲立己子奚齊。廢申生。因設言令申生曰：君夢汝母齊姜必速祭之。申生祭于曲沃。獻胙于公公。公而不食。已六日矣。驪姬以鴆爲酒。孽脯以毒。獻公飲歸。驪姬亡世子致胙。公將食。驪姬曰：食

自外來者。可下試。遂置酒于地。填以脯與犬。犬驚。驪姬下堂。啼曰。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速于為君。獻公怒。欲殺之。公子重耳謂之曰。重耳申生異母弟。即晉文公也。重平聲。子盍言子之志於公平。

其出奔他國。其訴辨于獻公。蓋何不重耳勸。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重耳又勸。

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謂以小事得罪于君。猶可奔也。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君加我以弑君之罪。是無父也。天

豈有無父之國哉。被弑言之名。雖往他國。亦不相容。行將何往。使人辭於狐突曰。狐突申生之傅。辭與之永訣也。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

也。伯氏指狐突。前此伐東山時。狐突勸其出奔。彼時猶可行。今被弑君之名。惟有死耳。所以曰負罪。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盧晉君年老。不能久存。子

少。句。國家多難。未必無事。難去聲。伯氏不出而圖吾君。苟當多難之際。伯氏豈有不出而為君圖安國之計者。然申生不敢必也。伯氏苟出而圖

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謝君命而自縊。此段因臨死而囑狐突以爲國。是以爲恭世子

也。申生存心雖孝。謹然于理終非。故託爲恭。但能恭順于父母也。

過商侯曰。一句一讀。一字一讀。語語傷心。令人墮淚。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晉獻公聽了驪姬的話，要殺他的世子申生，公子重耳知道這件事，對申生說：你爲什麼不把實情去訴辯一番？申生說：那是不可的，驪姬是公所愛的，我若去辯訴，他必受重大的譴責，是我傷公的心了。重耳說：去麼？申生說：那是不可的，公說我要弑君，我負了大逆不道的罪名，天下難道有無父的國麼？我到什麼地方去呢？那申生就差人到他的師傅狐突那邊，對狐突說：申生有罪，我不聽伯氏勸我出奔的

這句話，果然蒙了弑君的惡名，只有一死便了，申生那敢愛死呢？雖然，公的年紀已老了，兒子還少，將來國家必定要起爭端，到那時候，伯氏不肯出來，想個安國的計策，倒也罷了。如果要出來救國，能夠使我國安如磐石，我雖死了，和生的一樣，我在九泉下，也受你的賜了。申生望空拜了兩拜，叩頭在地，就自縊而死，所以叫他做恭世子了。

曾子易簣

檀弓

敘次如

曾子寢疾。

句病。寢臥息之所病者疾之甚也。

樂正子春坐于牀下。

子春曾子弟子。

曾元曾申坐於足。

元與申曾子之足也。謂坐與曾子之足邊。

童子

隅坐而執燭。

童子執燈燭而童子側。

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

簣音簣，竹席也。華者畫飾之美。好晄音緩平，瑩也。童子知禮以曾子未嘗爲大夫，豈可臥大夫之簣？故不直言只歎美此簣之華。

子春曰：「止。」

止者使童子勿言也。

曾子聞之，瞿然曰：「呼！」

瞿音句，瞿然如有所驚也。呼音吁，歎而噓氣聲。

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

曰童子再言也。

曾子

曰：「然。斯季孫之賜也。」

曾子知童子之意故然之且言此簣大夫季孫之賜耳。

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

因已病篤不便更換遂命曾元起而易之。

曾元曰：「夫

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

革疾也。變動也。曾元以病勢危急不敢輕動者能緩至明晨便可易矣。

曾子曰：「爾之愛我，

也不如彼。」

彼謂童子也。謂爾之愛我不如童子。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細人非小人乃不明大道理者姑息苟安也。此二句謂我非大夫而臥大

夫之責已感禮犯分矣。汝一聞童子之言當亟起而易之是愛我以德也。若因吾病革依回審顧不敢輕動此不過小人姑息之愛也。

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

反席未安而沒。

謂曾亦何所求哉？使不陷于罪義得死于正焉，斯已矣。共扶而易之目途既。

過商侯曰：「易簣而斃，斃而正矣。童子之言，豈淺鮮哉？」

曾子易簣

曾子生了病，寢臥在牀，他的門人樂正子春，坐在床下，曾元曾申坐在曾子的腳邊，還有一個童子手裏捧了燈燭，坐在旁邊。童子說：華而晄，這不是大夫的簣麼？子春說：你不要多說。曾子聽見了，忽然面上有點驚的狀況，嘆口氣說道：吁！童子又說：華而晄，這不是大夫的簣麼？曾子說：不錯的，這是季孫賜我的，我還沒有換掉呢？就叫曾元扶我起來，把這竹席換了。曾元說：夫子的病勢已危急了，不可輕動，若能緩至明晨，便可以換了。曾子說：你的愛我，還不如童子呢？做君子的愛人以德，做細人的愛人以姑息，我也沒有所求，但叫能夠得正而死罷了。曾元聽了這句話，就和曾申，把曾子扶起，換了一張席，還沒有安好，那曾子便溘然長逝了。

重耳對秦客

檀弓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

重耳晉公子名也。晉獻公卒，驪姬之子奚齊立。申生之傅里克殺之。驪姬嬖之子卓子立，克又殺之。是時晉國無君，而重耳又逃難在翟。穆公使人至翟，弔公子重耳。

弔恤也。穆公名任好。獻公增也。重平聲。

且曰。此弔後使者傳穆公之言以勸之。

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斯指此時而言。謂寡人聞晉國之變，大位久虛，是死生代之之時，得失相繼之

亡國之存亡在此時矣。

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

儼然肅靜持守貌。憂服謂居喪也。

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

之。

喪失位也。言雖當哀毀之際，不暇他圖，然寡人爲子慮，失位亦不可久。此時亦不可失，倘失此時而不反國以謀，則位必有先立者，悔無及矣。孺子其加意以圖之。可乎？孺子指重耳圖謀也。此段敘穆公遣弔，對其反國以圖位。

以告舅犯。重耳不能大義，內斷於心。

故因此事告其舅字子犯者。

舅犯曰。孺子其辭焉。

得國之謀不可行也。自當辭而不受。

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

失位去國之人，無以爲寶。惟仁愛其親，乃其寶也。

父死。

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言父實終身之痛是何等大變者。乘此而謀反國。是以父死爲利矣。天下之人誰能解說。汝爲無罪乎。看他又加孺子其辭。句語意又何等懇切。

此段言父喪圖國之不可。

公子重耳對客曰。

客即所遣之人。以其來弔故謂之客。

君惠弔亡臣重耳。

謂遣子遠涉來弔。秦君之惠大矣。亡臣出亡在外之臣也。

身喪

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

與去聲。言已出亡在外。父又死于國中。即不得與于孝子喪次之列。又不得稍伸其哭泣之哀。不孝之罪上通于天。乃承君垂唁而憂恤之。此是謝其弔。

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

父死何等大事。敢有求位之志。以辱君惠弔之義。此是辭其勸重耳對秦客之言如此。

稽顙而不拜。哭而起。

新時則見公子匍匐于地哀號而起。此又

謝其弔。

起而不私。

不私不復與使者私言也。此又辭其勸。

子顯以致命於公。

子顯公子摯之字。即秦使也。致命轉致公子謝弔之言。并公稽顙之狀也。前此言使人此突出使者名字是補點法。

穆公曰。

仁夫公子重耳。

開謝弔之言。則信夫公子之仁也。此應上仁親二字。

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

後謂繼父之後。立以爲子也。喪禮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

乃爲子者。謝弔之禮。時重耳未返國。未爲獻公之後。不偯行人之禮。故不成拜。

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哭而起是哀痛其父也。不與使者私言是遠反國之利也。愛父遠利皆仁者之事。故

稱之曰仁。此處妙得穆公分疏不然而重耳不偯自解。結不得上文矣。

過商侯曰。寫穆公真如穆公聲口。寫舅犯真如舅犯聲口。寫重耳正如重耳聲口。總是照此一人脚色。

奇筆也。

重耳對秦客

晉獻公死了，這時候公子重耳，避難在狄，秦穆公差了一個人，到狄的地方，弔公子重耳。對重耳說：

寡人聽見晉國的內亂未平，大位久虛，正是存亡絕續的時候，亡國原在這時候，得國也在這時候，雖則

你在居喪的時候，位也不可久失呢？時也不可失呢？你應該要趕快設法呢？重耳把這幾句話，告訴舅犯